

文藝鑒
賞講座

民 歌 鑒 賞 論

(二)

五 夜

李白英

人生有兩方面，是生的原動力，食物與性愛，這，已言之再言了。

夜，人們說是罪惡與善良之交鬥時光，我說，不，是人類根源之一方面，性愛的需求的活力湧現的時光。

鮮紅的太陽沒入於西山，黑暗擁抱了一切，單身的男或女冷清清地勉強上了獨人的床，一時很難入夢，他們反覆，他們相思，他們苦悶，究竟，為什麼呢？

十八歲姐妮踏板踣，

娘問媛女啥心焦？

『你有郎勿得知無郎個苦，

你阿曉得媛女夜夜好像鑊裏煎蝦蜆仔勒熬。』

這個情景，便是，十八歲正是女孩兒家春情發動強烈的時期。這裏所說，這個十八歲的姐兒，竟在床前的踏板上蹬起足來。她的娘慌忙問她『有什麼心焦的事情呢？』那女兒答道：『唉，娘，你有郎的，全不知道沒有郎的苦處，你可知道你的女兒每夜每夜好像鑊子裏煎的蝦兒一樣，我在蜆曲着身子熬哩！』於此，可鑒賞民歌描寫力之一斑了。

日落西山漸漸黃；

畫眉籠掛在北紗窗；

畫眉籠裏無食難過夜，

小奴奴房中無郎勿進房。

這個姑娘，房中沒有郎，她便不肯進房。歌中點景引喻，寫來也極上乘。

夜落濃霜一場飄，

小奴奴蓋了三條棉被如同冷水澆，

情歌郎身上好似生炭火，

小奴奴無不福氣遭！

這個阿姐，在寒冷孤獨之夜，自怨自艾。無論如何，總不敵情人身上的暖熱啊！

年輕的男子，一到夜，他們就向村中姐兒的門口去打探了。

日沒酉時夜黃昏，

夜遊人打扮出大門，

有郎阿姐關門睡，

無郎阿姐抽火勿關門。

夜遊人，便是每在晚上，到鄉村姊妹叢中去角逐的少年，這少年，也加打扮，夜深時，在村中東一看，西一探，他知道，凡是有郎的阿姐早已心心定定的關門而睡了。沒有郎的，她必然的點着半明不滅的小燈兒，那小燈兒搖晃不定，好似說：「她等着你呢！快進來罷！」這少年就得推她的門，果然，門只是空掩上的，沒有關。——啊，這個好姐兒呵！

劈風劈雨打熄了我的燈籠火，

我走過你門頭躲一躲。

我也勿想你放脫了棉條來開我，

只要看看你門縫裏的燈光聽你唱唱歌。

當狂風急雨之夜，手中的燈籠火被風雨打熄。少年走過他情女的門首，他今夜並不是和嬭幹什麼，只是躲一躲風雨罷了；因為那時，他那情女的門裏，不止情女一人，他是不能夠進去的；他在門外設想，『我是並不希望你停了紡紗來開我了，我在門外看看你門縫裏的燈光，聽聽你的歌唱，我已滿足透甜蜜透了，你在門裏是一些也沒有知道我在這裏啊！』——這樣入情入微的情景，想像，描寫，不值得鑒賞文學者的注意麼？

私奔也是在夜：

月落西山鴨蛋拋，

姐在房中打衣包；

姐打衣包等郎去，

私鹽船難過密密渡橋。

這兒，有不用我哄染，而自成結構，表現強有力的性愛的需求，我們看，用怎樣的想像，情節，辭句來表示的：

姐妮睡到半夜三更哭出來，阿娘聽見吃驚呆。『你要銅錢銀子娘房裏有，你要紅綠絨線我叫你爹爹買回來！』

『那要銅錢銀子來買棺材！那要紅綠絨線結了吊進來！只要爹爹回來勿到娘房裏去！只要大哥哥回來勿和嫂同房！』

嫂嫂堂前踱出來：『你小姑娘說話勿應該！上有東村頭八十歲公公撐了龍頭拐杖也要到婆房裏去，那有少年夫妻活拆開？』——『小姑娘！勿要慌，勿

要忙！等你爹爹回來替你揀好郎！你爹爹曾在十字街頭替你算命排八字，說你要六十歲嫁郎八十歲死，你命裏只有二十年好風光！』

末尾這樣的一結，雖是帶着譏嘲，却愈顯得情急了。白描的手腕，表現的透澈，使我們不能不對這個不知名的作者欣賞而外加以崇讚。

六 偷情技巧的描寫

只隔着一條溪，溪的那岸，有廟，廟門開着，廟內，那兩個小姊妹走進去做什麼呢？姐姐點着香，妹妹在拜，她倆在默默的禱祝吧，她倆默默的禱祝我也聽見了，那個妹妹低低的禱祝說：「拜得情哥夜夜來！」

以上講的一段情節，形成了下列的一首民歌：

隔河看見廟門開，

姊妹雙雙踱出來。

姐姐裝香妹妹拜，

『拜得情哥夜夜來！』

情哥說，『我不曉得妹妹的房門是向着那裏開的呢？』那妹妹就告訴他道：『說我妹妹的房門麼？從木香棚下轉彎，就是奴的房門了！你只要把指頭輕輕一彈，姐姐就會來開你了！』

以上講的一段情節，形成了下列的一首民歌：

『夜夜來呢夜夜來：

勿曉得你小妹妹房門朝那裏開！』

『木香棚底下轉彎就是奴房門，

指頭子彈彈姐來開！』

下列一歌，是描摹情哥在情女的房中，一睡睡到天明，沒有辦法，和嫂嫂商

量；碰着嫂嫂在娘家也熟練茲事，便設想出方法，飾詞。

東天日出萬丈高，情哥郎失聰姐香房。小姐妮心上送娘後廳走，張怕得我家做生活的出來上毛坑。

(註)

失聰——聾過時也。

張怕——甚恐也。

毛坑——坑廁也。

心上送郎側門裏出，張怕得我家小弟弟出來上學堂；心上送郎送他前廳走，張怕我家爹爹出來上街上一！

心上送郎送他灶間下去，防備我家大嫂出來燒面湯！我小奴奴千思萬想也無法，一心去同嫂商量。

(註)

面湯——洗臉水。

走到房中雙膝跪在嫂踏板。大嫂來得真賢惠，雙手攙你小姑娘起：「爲何

勿來同我早商量？」

(鞋)

踏板——鄉人房中，簡陋，並不全鋪木板，只在床前置幾塊木板作爲踏脚之用。曰踏板。

嫂嫂說道：「我上年頭我在娘家幹了多多少少無天事，從勿曾將郎耽擱在香房！」

「你走到房中拿他男子衣裳都脫落，女子衣裳着肉裝。」

「你頭上線絨帽子給他戴，你身上寬衣給他穿，你腰裏八幅羅裙給他束，男裝女扮廳上走。」

「若是你爹爹街上回來盤問。只說——南海大姐落鞋樣；說——昨夜頭鞋樣勸落真，留她一宿也無妨！」

(註)

落鞋樣——描摹鞋樣。

勸——勿曾切，未曾也。

斷落眞——未曾搖像也。

一個姑娘，恰睡到床上的時候，聽得村中狗汪汪的咬個不定，她立即就知道，『奴的情哥在門外頭了！』她想，『此時我無端端的去開門吧，娘一定要罵我！』她想得，『奴只說花鞋忘記在門外吧！』

這個曲是：

村中狗咬鬧囁囁，

料知情哥在外頭；

我要開門又怕娘罵我，

只說花鞋忘記在外頭。

可是她的娘，早已知道她所幹的事情了，就罵道：

賊花娘來怪丫頭！

你那有花鞋在外頭？

你昨日偷郎勿曾難爲你，

今夜偷郎活切你個頭！

(註) 活切——活活地斬掉你的頭也。

原來，這個可憐的小姑娘，她昨天剛幹過這事情呢，今天，她的娘不會輕易饒過她了吧？

可是，這個小姑娘勉強地反抗了：

切落頭來碗大一個疤，

你越打越罵越要偷！

人多那怕千隻眼！

屋多那怕千重門！

請盡量的鑒賞罷！美妙而有趣的技巧，熱烈而堅硬的情思。

更有味的，是「打殺黃狗養雄雞」的一歌：

日落西山漸漸裏低，

打殺黃狗養雄雞；

夜頭郎來無狗咬，

五更頭郎去有雞啼。

七 美妙的引喻，賦，興。

直接的言傳，恐損了牠的妙處；在文學中，就用比喻的方法來象徵，揭示。引喻之妙，在民歌中最是特出。

姐見情哥出香房，

眼淚汪汪落胸膛；

我郎好像脫線錫子央央去，

勿知落在啥村方！

（註） 錫子——紙薦。

啥——什麼也，那也。

這兒，以斷了線的紙薦，央央而去，來比喻，象徵她的——不知落往何處的
郎。這首音節，也非常之美的。

大路堂堂起白沙，

勸郎早去早歸家。

路上殘花休要採，

家中丟下牡丹花。

這首，從大路堂堂起白沙，令人想起行人將走之狀。女子以花自喻，叮嚀之辭甚美妙。

雨落漫漫勿見天，
放苞荷花勿結蓮，
荷花伴在荷葉裏，
情哥勿在姐身邊。

第一句描寫天氣之沉悶，這句的狀態，是十分充足的。第二三句，都描寫荷花，第三句已有緊逼下文之意，直逼出最後一句，「情哥勿在姐身邊，」而全首於是生動有姿了。

天上烏雲載白雲，

地上白馬載將軍，

江海裏大船載白米，

看到這裏，這些所賦唱興言的，我們是一點也沒有什麼預感吧；可是接着一句是：

姐兒白肚載郎君。

這樣的從第一句唱到末句，末句的事，便成爲應有的現象的這種感覺，具見民歌構思之妙。

天上大星對小星，

地下新房裏金盞相對玉壺瓶，

金漆檀子相對銀交椅，

細眉毛阿姐相對俏郎君。